

《太上感應篇彙編》學習分享      成德法師主講      （第二  
十二集）      2020/4/23      英國威爾士蘭彼得      檔名：5  
5-230-0022

諸位親愛的同學，大家好！我們接著上一堂課講到「科會」乙九「藏陰惡」，都是比較陰狠、險毒的這種惡行。「見他榮貴，願他流貶」，這見不得人好，「見他富有，願他破散，見他色美，起心私之」，這些行為出來，我們說天地難容、鬼神震怒的行為不能做。尤其「飲食、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，要能真正恢復明明德，存天理、去人欲，在這些欲當中要慢慢慢慢的調伏。而且不覺本無，這些煩惱、習氣、欲望是虛幻的，一定可以去掉。

就像前面講到的那位先生，明朝的這一位王龍溪先生他舉的那個譬喻。有一個很有名的妓女在帷幕，我們說房間裡，你一打開來，是你妹妹、是你女兒，那當下這麼強的欲一下子不就都沒了嗎？那是真的，怎麼會這樣？會變的都不是真的，是我們認假為真，才被它控制住。所以這些理要明白、要看破，就比較容易放下。都要歷事練心，慢慢慢慢去調伏。而且它有一個過程，不能操之過急，也不能因為氣餒而頹喪，總要觀照到自己的念頭是不是在正念當中。而什麼事情都要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，對治一個習氣也是如此，「寬為限，緊用功」。我們不要看到這個寬為限就懈怠了，緊用功，「工夫到，滯塞通」。尤其人的精神層面愈提升，他對世間的欲求就愈淡。所以那個放下不是逼出來的，那個放下是慢慢慢慢精神生活愈來愈提升，尤其是嘗到法喜，俗話講世味哪有法味濃，這五欲六塵這個是世味，沒有法味濃。但是在這些欲望當中，我們要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能夠包容別人，畢竟調伏這些欲望不簡單，但是嚴以律己，不能給自己太多理由、藉口。這也是忠恕之道，要多

用在一切境界。所以只要肯精進，慢慢慢慢這些欲望自然就淡，但是不能間斷。每天的功課不能間斷，所以叫定課，人就會愈做愈有定力，愈有觀照的警覺性了。下一句：

【負他貨財。願他身死。】

這個等於是恩將仇報，這個就太險毒了。我們看到七百零七頁，註解當中講，「貨，是器物。財，是銀錢」。「負」，是因為我們自己缺乏，然後人家借我們用，救濟我們，可是借了以後沒還，辜負人家的恩德，甚至還耍賴，這就很不好了。所以「《中誠經》曰，欠他債負，目下未有填還」，就是欠人家錢，眼前還還不了，「長思憂負，勤想償之」，這是一個很正確的態度，我們說欠債還錢，天經地義，這些都是做人最根本的。既然是天經地義，所以這裡講要長思憂負，就是要放在心上，積極去工作，然後趁早可以還人家。「若以不還之故」，不願意還，甚至反願他身死，然後他死了就不用還了，或者沒人知道了，我也不用還了，這樣的存心，註解講，「現生便是豺狼」，這樣的心是豺狼虎豹的心，太狠毒了。現生已經變成畜生的存心，來世怎麼逃得了做馬做犬！這樣的存心不是很愚痴嗎？甚至於這個愚痴表現在哪？天地人三才的人你不當，你要淪落到畜生存心，那不是糟蹋自己！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，東土難生，那應該是發大丈夫之願，能夠利益蒼生，能夠了脫生死，而不是沉淪在人欲之中，起貪瞋痴慢，甚至還起了咒人家的心，那就真的是自甘墮落、自掘墳墓了。所以深信因果重要，不能只看眼前去佔便宜。君子樂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，所以講經為什麼重要？他不明理就隨順習氣了。

具體事例我們看，「白元通，欠楊筠錢四千五百文」，然後好多次去要，都沒有還。結果楊筠去世了，白元通就把這個事蓋住了，都不講了。在古代，父債子要還，不能這樣就瞞混過去了。後來

楊筠家生了一隻驢，忽然講人話了，說：「我是白元通，因為欠了你們家錢四千五百文，我才墮到當驢。今天西市（西邊那個市場）有賣驢的商家，他也欠我錢，剛好是這個數。你們可以趕快把我賣到這個賣驢家，你們得到錢，那我也算償還債務了。」楊筠的兒子就照這個驢講的話去做了，結果這個驢賣了兩天之後就死了，所以牠償還完了，牠就走了。所以看這個例子，我們就要覺悟了，人世間決定沒有佔便宜的事情，也沒有吃虧的事情，欠債還債，欠命還命，欠情要還情。所以真明白的人，君子樂得做君子，明理了，遇到順逆，尤其是逆境界，逆來順受。而且這個順受不是勉強的，他明理之後，理得心安，人家跟我討債，就報掉了，我就無債一身輕，那不事事是好事了嗎？「人之無過咎而橫被惡名者，子孫往往驟發」，他沒有過失，卻有受很多毀謗，但是事實上那個毀謗也是前世的因報掉了，他又不抱怨、又不跟人家衝突，他能夠接受。這個是觀德於忍，他能忍受別人侮辱是有德行的、是有度量的；觀福於量，他就有後福了。就像《金剛經》提到的，「受持讀誦此經」，結果被人家輕賤，那為什麼？因為有「先世罪業應墮惡道」，什麼事都有因果的。今天我們受持讀誦《金剛經》、大乘經是種因，必有好的果。但是現在會被人毀謗那是果，它也有它的前因，這因果是不能混在一起打混仗的，如是因會有如是果，因果又通三世。所以要很清楚因果的定律，不然到時候發生一兩件事，人家又講幾句話，又不信因果了。要堅信、深信，才靠得住。

師長老人家有一個專題就是「因小果大」，確實講得透徹。這個世間現在最快、最有效的挽救人心的方法，就是講因果教育。尤其還得用科學來講，現在人都有讀過小學、中學，都有受科學教育，你拿證據來。古代很多證據，他說那個是以前的，還得拿現代的，還得拿科學家的。所以師長老人家很慈悲，時時都是度眾生為念

，就像《涅槃經》講到的「度眾生故，為說無上微妙法藥」，這個法藥就是治他的煩惱習氣的，救他的慧命。首先怎麼救？讓他相信因果，信為道元功德母。然後還要以他能接受的方式讓他信，這叫「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」。他講科學，他要證據，拿近代科學家的證據給他看。所以當時二〇〇二年，成德到澳洲淨宗學院去學習，當時老人家就有找我們這些年輕人，尤其英文能力好的，就翻譯西方這些科學家用科學手段來證明有輪迴這個事實真相。剛好成德英文不怎麼好，可是有一個同學他就把他那個講課讓給我了，所以我也看了一些資料，印象也很深。

比方有一個人，他幫助他的朋友，在他朋友很危急的時候幫助他了，後來他這朋友有錢了都不還他，他氣得都不行了，都想去打他一頓。後來剛好遇到人家給他催眠，他就看到自己前世就是去住到一個旅店，住了好一段時間，要結帳了，結果這個旅店的老闆死了。他前世心裡想，就像這裡講的「遂昧其事」，就是把這個事蓋起來了，不去還債了，也不還給這個旅店老闆的家人，不還。你看前世，多少世前是這樣。後來轉世到這一世，這個旅店的老闆就變成他朋友了，所以給他借錢都不還也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沒有原因的。這很有意思的，有些人給這個人借不還，給那個人借還他。然後更特別的在哪？特別的在他前世沒有還的那個旅店的費用，到這一世來，他經過很長時間，還把通貨膨脹、利息這些統統算在內，就差不多是這一世還的錢。所以我們說連本帶利要還，人世間是這樣，陰間經過時空，還是這個樣子的道理。所以真正懂了，沒有佔便宜的事情。

還有一個七、八歲的女孩，記得前世的家庭、生活、眷屬，這個你沒法解釋了吧？她假如沒前世，她怎麼都記得，她去哪裡想像？那地方她又沒去過。科學家就來調查這個事，她說我前世的情況

怎麼樣，都講得很清楚，科學家就跟著她去。結果到了她前世的家，她兒子出來了。因為科學家事前就去這個地方充分了解情況了，才把這個女孩帶回前世家。結果她兒子出來，這個科學家就故意講說這是妳某某親戚，就不說是她兒子。當下這個女孩就很肯定的，「他是我兒子」。而且八歲的女孩看著這個大人，她兒子已經長大了，那個眼神就像媽媽的眼神，她有前世記憶。進了家門，看到她丈夫又新娶了一個太太，這八歲的女孩看到她丈夫續絃的太太，眼神就充滿嫉妒心。所以人這些習氣都是與生帶過來的，這些煩惱真的是常相隨，你說一個八歲的女孩，看到這個情境她嫉妒心也起來了。後來這個科學家就問這個小女孩說，「有沒有哪一件事是只有你們夫妻知道的，任何人都不知道？」這個小女孩說有，他給我借了多少錢，只有我們兩個知道，他沒還我。那先生聽了之後都不好意思了。所以哪怕人死了，這個帳是賴不掉的，沒有佔便宜的，也沒有吃虧的。

但是這些故事就讓我們感覺到，人世間不要強求、不要留戀，不然這些心念，嫉妒也好、計較也好、情感糾纏也好，統統是輪迴心造輪迴業，我們就出不去了。所以真正看破世間，統統不計較了，來報恩、來還債的，不用了，我都不要了；來討債、來報怨的，歡歡喜喜還給人家。而且你歡歡喜喜還，可能還還得快、還得少，因為對方也有良知，你還得很痛快，把人家善根喚醒了，算了算了，後面的不用了，人心會互相交感的。重要的是真正相信因果，所謂隨緣順受為忍辱，那慢慢身心就輕安了，無債一身輕。

下一句是屬於乙十的「有陰惡」，這個也是很陰險，但是表現出來了，剛剛那個是心理活動。第一句：

【干求不遂。便生呪恨。】

等於是非分的奢求，不能夠順自己的意，就咒罵、懷恨他人。

這個不只是意惡，還有口業造出來了。我們看七百零九頁，「凡有干懇求託於人者皆是」，去拜託人。「不遂，不如意也」，不遂就是不如我們意。「呪是願其災禍，恨是蓄其怨毒」。君子是通達事理，「達理安命」，怎麼肯向人干求？所以會干求，已經不是君子存心了。君子是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難行乎患難」，他守分安命，他樂天知命，他不會去希求，所謂素位而行，不去貪求。所以我們當然是要以君子為榜樣。

「苟或有之，已非端人」，就是我們有這個干求的心，已經失了正念。假如求了又不如意，那還是應該自己反省自己。如果真的去咒恨，那我們不就雖然讀聖賢書，變成反覆無常的小人了？所以格物重要，不要去貪求，貪不到，瞋恨就很容易起來了。你看這種就是咒恨，這個都是地獄因。我們看宋朝的廬某，他在夜裡懷了百金要去賄賂王旦，然後請他可以把「江淮發運」這個職位給他。王旦就等於是推辭他了，然後告訴他：「你的才能還不能承擔這個職位，我怎麼敢以私來廢公？」這個廬某很慚愧，就退下去了，走了之後就很怨恨王旦，就終日在那裡詛咒王旦，希望王旦趕快死。然後就夢到神呵斥他說：「王旦忠心為國，你怎麼求他趕快死？所以上帝將要降罪給你。」果然數日之後他就死了。因為王旦是國家棟梁，你還咒他死，這個心太惡了。這個心，我們說片言折盡半生福，你一句話就把你人生一半的福報折掉了，就是這個話太苛刻了；同樣的，這個念頭太不好，福報就折完了。所以人的福報每天都有加減乘除，確確實實是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這個廬某他這樣去咒王旦，那他的福報就除以二、除以三，一下子就沒福了。

我們看七百一十頁，「宋謝良佐曰：萬事其實有命，人力計較不得」。這是一個讀書人，一個當官的人，他對人生很深的感悟。就是都有他的命數在，不是說人能夠去計較了，你就能夠獲得的。

你沒有那個命，真的讓你坐那個位置就死了，你扛不起，我們說德不配位，那個位置會壓死人。我們聽師父上人講過，有一個人，他好像是軍中的少將還是中將，反正就是上面已經通過要讓他再升一級，明天才發布，他已經知道了，前一天晚上就太高興了，宴請親戚朋友來吃飯，當天晚上就死了。隔天就不用公布了，那被他這個官職給壓死了。事實上心態也不對，你升那麼高的官要戰戰兢兢，就好像前面講到的受寵若驚；你反而覺得很高興，那分明人生的目標就是謀名利、謀官職，不是真正在這個位置上為民去謀福祉，或者是說真正為國效力，所以德不配位，坐不住。所以這句話真的有人生哲理，「人力計較不得」。他談到他平生從來沒有去求過人，寫書信都沒有寫給那些掌有大權的人。那就有人勸他：「你不講講人情，動用動用關係？」謝良佐就對他講：「又不是他能夠升遷我的，我自有命，我的命。」這個真的是理得心安。

在印度有一個公主，她學佛。結果她父親是國王，就問她：「妳看妳這一生有這樣的榮華富貴，誰給妳的？」她跟她父王說：「我前世修來的。」她父王就不怎麼高興了，就把她嫁給一個乞丐，我看妳還有沒有福報。結果嫁過去，這個女孩真正信佛，她也沒有生煩惱，就隨緣。結果一嫁，雖然是個乞丐，事實上他是中道沒落，她的丈夫以前的家族也是挺興旺的。後來可能命中就有福報，所以回到丈夫以前的地方，就發現了財寶，結果一下子就很有富有了。後來這個國王一看，確實是她命裡有的，不是我這個老爸給她的。都是自己的命中注定的。你看甚至於兄弟命運都不一樣，雙胞胎也不一樣，確實命由我作，福自己求。

宋范忠宣公曰（這個就是范純仁先生）：「人雖至愚（人雖然愚昧），責人則明。」這個話也很有哲理，他雖然愚昧，他看別人的問題他也挺厲害的。成德之前在小學教書，那個最調皮搗蛋的，

你讓他看別人錯在哪，他也很厲害。所以我們看別人就很厲害；「工於論人者，察己必疏」，看自己就不清楚了，因為功夫都在看別人上了。「人雖至明，恕己則昏」，他雖然天生比較有聰明、聰慧，可是只要他自欺了，寬恕自己了，慢慢慢慢智慧也會障礙住。所以人處世應該以責人之心來責己，恕己之心來恕人。我們每天念頭、言行錯這麼多，我們都不跟自己計較，別人跟我們相處幾年就講錯一句話，我們就抓著不放，這處世不是不符合忠恕之道了？那就不在道中，我們處世就是顛倒、就是造業了。就是時時我們是守住忠恕，忠，「責人之心責己」；恕，「恕己之心恕人」。有這樣的心境，就不可能去抱怨別人，更不可能去咒別人，都是我自己的問題，怪不得別人。所以有這樣的心境，「聖賢地位，不患不到」，一定是「德日進，過日少」。

而凡事會去「干人、尤人者」，干人就是去求、去找關係、去巴結、去諂媚；尤人那就屬於求不到就生氣，要報復。有這種態度，「應將二公之言三復」，應該將謝良佐先生跟范純仁先生的話好好體會入心，就不再順自己這種干人尤人的習性了。只要真的能把這些教誨放在心上去落實，命運也一定會改變的。再看下一句：

【見他失便。便說他過。】

就是人家有不如意時，就議論他當下、甚至於是過去平日的過失，就借題發揮。這個有點幸災樂禍，這不厚道。「失便」，就是遇到不可為之事，「處不得志之境」，就很困難、沮喪這些情況。

「天下之事境」，事情、境界，「本來敗易而成難」。確實經歷過事情，我們體會過人生，善事常易敗，善人常得謗，成事是不容易的。方方面面條件都具足，這事能成；只要人事環境、物質環境有一些不具足了，可能就前功盡棄。所以真正體會人生成事不易，對人不苛刻，能包容、能鼓勵、能成人之美，能去補位、去補人家的



漏。所以「逆多而順少」。「或運蹇時乖」，就是時運不濟，難以亨通，「所行拂亂」，所以自己遇過了，對別人也常常能體恤得了；「或偶然過誤」，就是這個失便可能是他遇到很多考驗，不得志，不能突破，或者他可能有做出失誤，然後來不及挽回了，「改悔無及」。所以「行路艱難，古今同慨」，就是人生有很多的挫折、無奈、艱苦，走過人生的人應該都有這樣的感慨。每一個人都有這種體驗，他能同理心去理解別人。但是「乃有一種不近人情之人，平居好為面交」，就平常是好像很熱絡、套交情，「一經困躓」，遇到別人不如意，「每每置身局外」，就好像跟他不相關，甚至於還取笑人家，阻撓他人，然後還批評：「本來就是他的不是嘛！」所以就感嘆，講這種風涼話的人我們應該「自反生平，果然從不曾做差一件事乎」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做錯事、沒有困頓的時候嗎？所以這個『見他失便，便說他過』也很容易犯，我們不能設身處地感同身受，就很容易變落井又下石了。

明朝漢州的王生，這個讀書人他喜歡指摘人家的過，「揚人惡，即是惡」。他的鄰居有死了孩子，王生就罵人家說：「因為你惡太多了，你才有這個報應。」結果過沒多久，王生的兩個兒子都病死了。結果人家鄰居找到機會了，反過來譏笑他：「我才死一個，你死兩個，那你的惡就更厲害了！」就是出乎爾者反乎爾者。他的族兄，同姓的族兄弟去考功名，考得不是很順，列在四等。結果這個王生習氣太重，遇到一些禍患現前也沒有反省，繼續還是逞口舌之快，就批評人家說：「你的文章太荒謬了，怎麼可能成績會好？」結果不到一年，他自己考，被列在五等，比他的族兄還差。他族兄反而就諷刺他：「吾弟，你的文章不就更荒謬了嗎？」

所以我們說不要刻薄處世、刻薄言語，要能體恤人家，要給人家台階下。待人應該是要從有過中求無過，人家縱有過失，我們給

人家台階下。這個不止讓我們的度量寬大，而且你能這樣處世，本來跟你有怨結的人慢慢就化開了。律己、持己要從無過中求有過，好像自己沒過，還要反省得更深刻。甚至是團體有什麼事情了，把這個過失往身上攬，這個就是非常難得的修養。我們看到一個很好的榜樣，鮑叔牙。管仲說，我曾經跟鮑叔牙一起做事業，結果搞得沒成績更困窮了，鮑叔不以我為愚笨，「知時有利有不利」，就是時節因緣有好跟不好的時候，他不責怪我，能體諒我；我曾經三次去當官，三次都被國君給否定掉了，不用我了，但是「鮑叔不以我為不肖」，沒有說我是沒能力，他理解我是沒有遇到好的機會、時機。所以都沒有見這個好朋友的過，還是一直信任、鼓勵對方，甚至於後來還推薦管仲來做齊國的宰相。這個在歷史當中我們說管鮑之交，特別是朋友跟朋友之間的榜樣。所以「由此觀之，則古之豪傑，亦往往有失便處」。最可貴的在哪？「知己之人，於困窮中相慰勉耳」。所以怎麼可以他才半步有失，我們就變落井下石？這樣的人失了互相鼓勵、互相憐恤的道義，然後也違背了去扶持護念人家的仁德，「樂禍幸災」，這個屬於不仁、不智、不義了，這樣的人怎麼災禍會不到他身上？不仁、不義、不智，那就失了人格，怎麼還能免禍？我們看下一句：

【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。】

就是見人家外貌醜怪的人，不憐憫，反而譏笑。註解這裡講：「四體殘缺，形相鄙陋，非由生前惡孽，即係父母遺殃。一遇此輩」，遇到這樣的人，應該「哀矜而保全之」，應該生起一種憐憫心，怎麼忍心再譏笑呢？況且人之能不能有成就，是在他的器識，他有沒有器量、度量，他有沒有見識，而不在於他的體相，身體、相貌。接著具體講，周勃他是漢朝的大臣，可是他有口疾，人家做到宰相；晏子身高很小，可是他得到國君的重用，把國君輔佐得很好

，也是一代名相。都在史冊當中，「不可枚舉」。所以人『體相不具』，他往往自己就很悔恨，你還笑他，那不是犯了他的忌諱嗎？所以處世也要懂得不要犯人家的忌諱，一犯，人家可能就這種內心的痛恨很難消除。這裡又舉了好幾個歷史上的例子。你看「齊頃公母，笑卻克而被伐；平原君美人，笑躋者而被誅；趙縣人，笑孟嘗君為眇小丈夫，而被殺」，這都是因為取笑別人惹來殺身之禍。「此皆前車覆轍，可為深戒」，引以為戒，我們要以史為鏡，不要犯這些過錯。

【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。】

見人家有才能，不稱讚，反而壓制他、貶抑他，七百一十六頁，見人家有才，反而是壓制人家。「與蔽善挫長不同，蔽則有幽錮之意，挫則有摧折之慘，此則又進一層」。「蓋可稱而不稱」，就是抑，比起蔽善、挫長這兩條，好像見才而抑罪稍微輕一點，可是細細去推敲，他這個惡行非常的微細，容易被忽略掉。因為這個蔽善，等於就是把人家給遮了，挫是把人家這個長要去給人家破壞了，它是很明顯的行為出來了。可是這個抑，其實該稱讚而不稱讚，就有抑在裡面，就是我們的心念在該稱讚的時候不稱讚，其實就已經是犯了這個『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』了；等到有言語行為出來，那就愈來愈嚴重了，所以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，就還是有比較嫉妒的心，就很難不犯這個過失。

周朝的戰國時代李斯、韓非，都是跟著荀卿學習，跟著荀子學習，而李斯自己知道才能不如韓非。秦王見到韓非寫的「說難」，看了之後很崇敬，恨不得趕快見到他。後來韓王就遣韓非出使秦國，秦王跟韓非一交談，秦王就很高興，可能也很想重用他。但是李斯他就私心慆慆了，就怕韓非得寵，那他就可能失寵了，然後就進讒言讓韓非下獄了，把他給關起來，甚至還逼死韓非（服毒）。韓

非表達給他一個陳述的機會、申述的機會，但是李斯也很狠毒，根本就不讓韓非再見到秦王可以解釋解釋，後來就死在獄中。結果這個果報很快就現前，沒多久李斯就被趙高誣陷，所以李斯誣陷韓非子，沒多久他又被人家誣陷。而且李斯也想著要能見到秦王好好為自己辯白，也求不得了。這個事情發生之後，真正有人生閱歷的人說，你看天道好還，他才害死自己的師兄弟韓非子，他自己沒多久也同樣的下場出現了。

我們很強調，要把政治辦好，人才是關鍵，「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」。所以推薦一個好的人才，這個是大福報，因為這個人才一在位，他就可以利益很多人，不管是國家還是企業團體。所以「進賢受上賞」，推薦賢德的人，這個上天的賞賜是最高的。但是「蔽賢蒙顯戮」，就是壓制這些人才，甚至陷害他們，得的惡報非常的快速明顯，李斯就是這個例子，而且他不只是自己被腰斬，連他的兒子都一同受死。所以他這個狠毒最後是必有餘殃，殃及後代他就絕後了。我們接著看乙十一是「忤逆惡」，這個是忤逆的罪惡。

### 【埋蠱厭人。】

在暗地裡埋下蠱毒，用邪術妖法來魘魅人。這個在歷史當中也都有出現過，這都是屬於非常陰險狠毒的。當然，假如人有正氣，也不會受這個害。就像真念佛人，有二十五菩薩隨護其人。像《地藏經》裡面，持《地藏經》、念地藏菩薩，種種殊勝果報，其中就有這些邪的東西侵害不了這個真正修學的人。所以一來，我們絕不能做這樣的事；二來，我們能夠真正依教奉行，也不受這些陷害。

### 【用藥殺樹。】

用毒藥殺傷草木，花草樹木。七百二十頁講，「一草一木，皆是造物生意」，都是天地造化滋養起來的，不能糟蹋。「高柴方長

不折」，高柴是很愛惜物命；也很尊重人，他不踩人家的影子。他連影子都會恭敬，更何況是人？孔子很讚歎。佛有說到，「樹木年久者，多為鬼神所棲」，一般超過一個人身高的樹，可能都有鬼神在那裡棲息，所以不可以輕易去把它砍伐。你把它砍伐，就好像你把這個鬼神的房子給拆了，他哪有不生氣的？所以以前的人要用樹木蓋房子，他得先對著這個大樹給它祭拜，跟鬼神溝通，然後幾天以後再來砍。所以我們說人與人要通人情事理，跟不同維次空間的生物也要懂得這些情理，要會溝通。所以伐都不可以，更何況你是用藥來殺這些樹？那就更不妥當了。下一句：

### 【恚怒師傅。】

我們《太上感應篇》的句子，有一些從外相上看好像滿相近，但是其實有差別。太上老君在講這些也講得非常細微，把那些差異都點出來了，有一些是在行為上，有一些是在心念上。比方說『恚怒師傅』，因為前面有「慢其先生」，我們看註解裡面講，「恚怒師傅」跟「慢其先生」有別，因為「慢是無故而慢之」，就是沒有發生什麼事，但是那個態度就是傲慢。這個恚怒師傅什麼原因？因為教訓學生，學生不只沒有反省，變成恨老師了。所以古代人，「古人事師之道」，什麼態度？「無犯無隱」，不能冒犯老師，這是一個恭敬的態度。所以老師有老師應該遵循的道，學生有學生應該遵循的道。我們前面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就有講到了，不可惡意向老師、向道德之人。老師「凡有所教，皆當虛心和氣以受之，何可恚怒乎？」應該虛心受教，怎麼可以還發脾氣來對待老師？所以「恚怒者，必是薄德無福之人」，就是福報都被自己給折完了。

「明汪會道，性穎悟」，明朝這一位讀書人汪會道，他天生就很聰明，悟性也很好。你說這樣的學生也不多，而且天賦異稟，書過目輒能誦，八歲就能寫文章。可是事奉老師非常傲慢，都不守規

矩，稍微不順他的意，就在背後罵老師。結果有一天，自己坐在書房打呵欠，從他嘴中跳出來一個鬼神，然後就指著他說：「你本來是大魁天下」，就是狀元，狀元之才，狀元的命，「因為你惹怒師傅，所以上帝已經削掉你的福祿了，我也要離開你了。」一講完話就不見了。結果汪會道之後，就是這個鬼不見以後，他再翻以前讀過的文章，都看不懂了，「茫然不識一字」。所以他這個等於業報現前，得無福、得愚痴果報現前。所以有時候人有才華能力不能傲慢，一來，父母老師培養；二來，可能有看不見的鬼神在護佑。所以這個故事其實也給我們很大的提醒，人時時都是戰兢惕厲、謙退待人，然後讓功給對自己有恩的人、讓功給大眾，絕不居功自傲。

我們看一個正面的例子。「東漢魏昭」，他童年的時候見到郭林宗，然後他就體會「經師易遇，人師難逢」。所以魏昭善根也很厚，他見到一個好的善知識，他就生起這樣的態度。然後進一步，好的善知識要進一步「請侍左右」，要去親近，「能親仁，無限好」。師長老人家都講到，他們跟隨李炳南老師，很多不懂的道理，就因為跟著，明白了。

我們看過「達摩祖師傳」，其中有一個空智大師，其實假如我們是他，要冷靜一點，讓人家叫大師也是折福報。大師是指佛，大士是指菩薩，這種稱謂都要名符其實才好。所以真正懂道理的人，人家稱大師怎麼敢接受？你看那個影片當中，人家一叫他空智大師，他就「阿彌陀佛」，頭都有點往上仰。所以我們在境界當中時時要觀照自己的念頭跟言行，不然真的是被自己給賣掉了。然後他就走進客棧，看到那麼多人圍在那看達摩祖師，他表面上過去好像是要請教，事實上那個態度也有一點問難的味道。而且看起來很有禮貌，他說要請教達摩祖師問題，問問問，也還沒有請示說能不能坐，自己就坐下去了，這就有慢，「長者坐，命乃坐」。其實真正這

些有道德修養的人，他可能看我們的一個進退，他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態度。當然達摩祖師不會跟他計較這個，他也是很真誠的給他指導。他地水火風都是空什麼，念了一大堆名相。最後達摩祖師敲他一下。他說：「你怎麼打人？」達摩祖師說：「看那看不到的東西，聽那聽不到的聲音，知那不知的事物，才是真理。」其實就是讓他好好去感受、去領悟，不要只是在嘴皮上談一大堆玄妙的東西。而且那敲他，就是提醒他，你不要以為談談就是自己的境界，敲還會痛，不是說四大都空了嗎，不是說什麼都空了嗎，你怎麼還會痛？後來他也跪下來磕頭，感謝，說言語不能說清，只能用心去感受。也是有善根，等於是接受達摩祖師的點化。可是，可能善根比不上這個魏昭，他只是感謝敲他的頭，沒有追上去抱住達摩祖師的大腿，意思就是珍惜這樣的善知識，能夠親自事奉他，然後親近他，這個就是魏昭的善根。所以善根雖然有，淺深不同。

我們看在李炳南老師那個時代，讚歎李老師的人大有人在，肯真正珍惜、親近左右的就不多了。所以會讚歎的是善根，善根不夠深；真正能夠親近、珍惜，這善根就很深厚了。所以我們都要在師父老人家的行持，他怎麼當學生的、他怎麼珍惜機會的，內行人看門道，我們都要善於觀察、善於領悟。不只是善於觀察師父上人一生，我們看每一個故事，都能夠去善於觀察，那學到的東西深度廣度也不一樣。

這裡進一步就講，魏昭就懂得「供給灑掃」，就是去侍候、照顧郭林宗。剛好郭林宗先生生病了，就命魏昭幫他煮粥，煮好了就進呈上去。結果郭林宗大聲呵斥他說：「你為長者做粥，怎麼不用心好好做，這麼草率，做出來的不能吃！」結果他面對這樣的呵斥，更恭敬再去做。第二次又被呵斥，這樣總共呵斥了他三次。做了三次，三次都被退了，還被罵一頓，但是魏昭容色不變。所以郭林

宗看到他的表現就對他說：「我一開始只有見到你的面容，從今之後我是知道你的心意了。」所以郭林宗先生他也是有閱歷，他要收一個學生、要栽培一個學生，也要花很多精神，看看這個緣成不成熟，值不值得栽培。

當然，我們看這個故事，前提也是郭林宗先生那是真有道德學問，我們假如沒有這樣的道德學問，就想說我們可以教人、可以帶人、可以成就人，這有可能我們自知之明都不足了。我們沒有真實道德學問還呵斥別人，那就變成造業了，甚至於跟人結怨，甚至於造成人家對傳統文化沒信心。這些公案、這些故事可不能看了亂用，都要自知，才能知人，都要能真正自己有明明德，才能親民。下一句：

### 【抵觸父兄。】

註解分析出來這個『抵觸父兄』跟「暗侮君親」的不同，「暗侮之惡深，抵觸之罪顯」，這暗侮是心裡面的狀態，抵觸是直接行為上衝撞。「凡語言行事之間，幾微不順，即是抵觸」，就是稍微有不順他的意思（他不高興了），就有可能進一步會頂撞父兄。而父兄是五倫之首，「孝弟乃人道之先」。《論語》說的「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與」，所以做人大根大本要從孝悌扎根。「所當恭敬順從」，對於父兄應該恭敬，能夠懂得和順服從。而且是「柔聲愉色」，這個愉色就是很愉悅的這種態度、臉色，就像《論語》強調的色難，要和顏悅色是最難能可貴的。

其實我們讀到這一段，聯繫到《了凡四訓》，「家之父兄，國之君長」，這是講到敬重尊長。從哪裡開始？從家裡，延伸到學校、社會團體、工作單位。所以家之父兄，國之君長，這是自然而然從這裡發展出來，從內，所以一個人處世待人的態度，是先在家裡面形成。所以「君子之事親孝，故忠可移於君；事兄悌，故順可



移於長；居家理，故治可移於官」，這個都是很自然的次第發展。所以真正有明白事理的領導者，或者是單位，他要提拔一個重要的幹部，都會到他家裡走訪，了解他整個家庭情況，這個人跟父母、跟另一半、跟兄弟姐妹這些關係，這樣才比較判斷得準確。尤其你用的又是重要幹部，那影響的面就大了，不適當，那被他管理的人就痛苦，就失人和了。所以用人不可不慎，都從孝悌來觀察起。《了凡四訓》講得好，舉凡「年高」，年齡比我們長，「位高」，位置比我們高，年高、位高，還有他的學問比我們高、見識比我們高，都應該要恭敬對待。

縱使，「即或父有偏私」，還是有偏心的這種狀況，或者態度偏頗，「兄有侵凌」，就是父親兄長有行為還是偏離了聖賢教誨，或者是跟人家有衝突，甚至有欺負我們的地方。「只宜委曲解諭」，委屈自己，委曲求全，然後抓到適當的機會點來開解，來我們說循循善誘，「和顏愛語，勸諭策進」，「怡吾色，柔吾聲」，「諫不入，悅復諫」，還得找時間點，很有耐性的勸誡。這也是我們為人子、為人晚輩的一個本分。所以《孝經》才說，「天子有爭臣七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；諸侯有爭臣五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國；大夫有爭臣三人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家；……父有爭子，則身不陷於不義。」所以為人子，適當時機勸諫父兄是非常重要的。尤其可能在影響他一生名譽的重大事件，甚至於都要「號泣隨，撻無怨」。人都會有盲點，甚至都會有一些災禍的情況現前，假如沒有謹慎，沒有人提醒，可能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人畢竟有過去生的業力，不可能一帆風順，可是有好的親人提醒，可能就可以逢凶化吉。所以這個委曲解諭重要。

而且還要「反身自修」，首先我們得做得比他們好，他們信任才好勸，君子信而後諫。哪怕勸了他們暫時不能接受，我們還是要

回到修自己，不能一直見他們的過。因為我們一見他們的過，我們的心也不平，我們自己也在墮落。我們自己在墮落，怎麼可能可以幫人、可以拉人一把？我們正念都失去了，變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都難保。所以反身自修也是很重要的心境、修養。勸了不聽，自己也生氣了，那不是我們真誠為對方好，是我們這個善裡面有夾雜、控制、要求，對方不順我們意，我們才很生氣。所以我們還沒達到純淨純善，善惡夾雜，還得把夾雜的習氣找出來，我們才能歷事練心，把這個心愈練愈純淨純善，這樣才能依報隨著我們正報轉。假如我們沒有反身自修，一直覺得自己對，父兄錯、家人錯，慢慢慢慢反而自己的心用錯了，彼此的關係可能會出現一些隔閡、障礙。所以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，依報隨著正報轉，這個還是徹法源底的道理。

接下來講，縱使遇到最不理想的狀況，「萬一執迷不返」，父兄執迷不返，「亦須和氣平心」，他針對這一件事他很固執，那我們也不放在心上，也是和氣平心。因為那個執迷也是一時的執著，我們平心靜氣，還是對他很照顧，他慢慢就感覺我們是對事不是對人，那我們為他好，他冷靜下來也會慢慢感覺到。「久久自然浹洽」，日久見人心。而且我們勸諫他，他不接受，可是生活當中我們該照顧周到適當之處，都很到位，他也都一點一點在感受。所以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」，更何況是自己最親的人，「但恐誠心未至」。接著提醒，「若稍有忿氣」，我們有脾氣上來了，「必至抵觸」，就會去抵觸到父親跟兄長，就冒犯到他們了。他們錯是他們的錯，我們發脾氣是我們的錯，這個不能混在一起，一碼歸一碼。「他這個態度，所以我也忍不住」，那這個是推卸責任。我們自己修養不夠，不能推到境界上去，是我們自己動了。真正有定力、有修養，別人態度再不對，他還是反身自修，一個巴掌拍不響，這個事情

就不會繼續惡化下去。我們假如忍不住，變成牴觸了，那就「逆倫悖理」，繼續發展變衝突的話，那我們就違逆倫常，違背做人的道理，違背孝悌了，「宇宙不容矣」。其實就是孝悌是本，孝悌失了，我們就失了做人之本。我們就自己把人品，什麼是人品？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是人品，我們可不能把自己的人品給丟掉了。這個是「牴觸父兄」的一個開解，還是很精闢。

我們看下一個故事，明鵝湖的費宏，跟一個同年的同學下棋，下棋就有勝負，可能好勝心強了一下，可能輸了，結果就開玩笑打了對方一個臉頰。這是不恭敬、不尊重人，所以他這個同年的同學就很不高興。費宏也後悔，隔天就去跟他請罪，但是這個同學並沒有出來接受。費宏的父親聽到這件事就很生氣，然後就處罰他，而且封了一個板，就讓他去請罪（他在京城），去跟他的同學請罪，而且還等於是自己要自己處罰自己。然後費宏就持著父親寫的信，還有拿著竹板就到這個同學家裡，自己打自己三次。同學看到這個情況就出來了，當然費宏也是很真誠懺悔，同學出來就跟他抱頭而哭。費宏就說了：「罪是我作的，那你為什麼哭？」這個同年的同學說了：「你還有父親可以督促你、責罰你，讓你修正；我求父親來督責我，已經沒這個機會了。」所以他這個同學最感觸的是在於，看到同學費宏的父親這麼深明大義來教導自己的孩子，然後想起自己已經再也得不到父親的教導而感傷。所以他這個同學應該也是很孝順，讓他勾起了以前父親愛護他、教導他的這些情景。他們兩個就「相好如初」。「由此而觀，親已沒矣，尚能觸事而哀感」，這個同學父親已經走了，還能夠因為接觸、遇到這件事情，就這麼樣的哀痛感傷。可見得他在父親生前一定不忍牴觸父親的，這就可以推知得了，因為他對於父親的教導是如此珍惜。

我們從這裡就反觀，我們在成長過程，父母、長輩責罰我們，

我們是領受那個教導，感謝他們的慈悲，甚至於還慚愧，讓父母長輩擔心了、傷神了，這是有善根。假如我們心裡面還記著父母長輩責罰我們，我們心裡還有怨、還有怒氣，這個我們就從存心上已經是違逆倫常了，已經犯了牴觸父兄這一條了。所以古人對待父母的心境，都是我們的學處。「然親之生也，固未可多得也，痛哉痛哉！」「樹欲靜而風不止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，這就是人生沒有辦法強求，也無法挽回的傷痛。

再來，後魏的崔孝暉，「奉兄孝芬」，奉侍他的兄長崔孝芬，態度「曲盡恭順」，很恭敬、很和順、很盡心盡力，而且都能逆來順受。他應對進退之中，所謂「坐、作、進、退，惟兄所命」，就是他時時一舉一動，都以兄長為重、以兄長為核心，以兄長所命令、所指導的來遵守。

其實我們這一句要懂得去體會，這樣我們才懂得進退。你看一個家族，他就要有一個領導者，這個是主，其他的人是伴。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，我們看一國不能有兩個君，就像今天我們跟著老闆、領導出去談事，這麼一交流起來，對方、客戶（談話的對象、團體），你們一談話，他感覺不出來你們這個團體誰是頭，那不是很奇怪嗎？所以這個也是人情事理。我們跟著老人家出去，老人家是主，我們是配合老人家的，結果我們講的話比老人家多，那已經是無禮了，不知進退了。所以我們跟領導、跟父母長輩、跟老師一起出門，一起應對事情，統統都要懂得「坐作進退，惟兄所命」，人家才知道你懂禮、懂分寸。換另一個角度，我們到人家的團體裡面，也都要尊重人家的領導，也要尊重他每一個部門負責的人。只要你所要處理的事情跟這個部門有關，都要能尊重到人家部門的負責人。所以這個禮敬諸佛，在我們處事待人接物當中是非常廣的。而且我們要了解，一起出門辦事情，應對因緣都是要認真對待。尤其

我們是弘揚傳統文化的單位，一有緣分，都是希望能推進大家對傳統文化的認識，甚至推進一些重要的弘法因緣。假如我們跟領導、老師出門，都不懂得去配合他們，把這個因緣能夠掌握住，達到能利益他人的效果，我們就當能出去走一走，挺好玩的，遊山玩水，都忘了怎麼去配合了，那可能下次不讓我們跟。為什麼？本來是去配合的，跟出去以後變成添亂，還得照顧他，還得我們說收拾殘局，那就麻煩了。所以應對進退都要懂得「察言而觀色」，「質直而好義」，時時真誠，然後盡忠義、盡道義。懂得察言觀色，了解客觀狀況，了解自己的角色、本分，進而怎麼去應對。「慮以下人」，隨時保持謙退的態度，所以你看這一句不是誠敬謙和嗎？

接著說，「一錢尺布，不入私房」，一塊錢、一尺布，其實就是錢財絕對不據為私有。一個家庭當中最容易鬧紛爭的，就是《弟子規》兩句：「財物輕，怨何生」，這個是重點，「言語忍，忿自泯」，不要計較錢財；言語也不要處處都要佔上風，都要給人家壓下去，都要講得讓人家接不上話，這個都是傷親情。尤其親人之間要講情，不能講理，講理會氣死你，講情，人的心就軟了，就不會這麼剛硬了。尤其《增廣賢文》說，「賢人爭罪，愚人爭理」，非常有道理，賢人爭罪就是剛剛說的反身自修。

這個崔孝暉侍奉兄長都這麼恭敬，沒有私心，他們家「諸婦亦互相親愛」，婦女之間互相親愛。其實這個也是丈夫做得好，所謂領妻成道，助夫成德，那這樣一生親人的緣分也是很殊勝，沒有虧欠、沒有辜負了。當然以我們修學佛法，現生和樂，然後都能一起求生淨土，「但願人長久，唯有念彌陀，親眷永團聚，法界逍遙遊」，就把親情整個轉成法眷屬，這個殊勝。所以這裡講到他們家這個家庭的家風、氣氛，「亦今世俗之所罕睹也」，就很難看到這麼和樂的家庭。

明朝的顏茂猷先生說，「今人不孝其親」，原因是什麼？「只是不肯撫心自思耳」，就是不肯靜下來摸摸自己的良心，想想父母兄長的恩德。「但念得身從何來」，這個身體是從父母那邊給我們的，沒有父母就沒有我們。那「父母從何往？」父母一天一天在老去。所以「新枝既起，舊本為枯」。「跪羊圖」裡面歌詞寫的，「父生病是為子勞成疾」，父親工作太辛苦，積勞成疾，「母心憂是憂兒未成器」。所以父母你看操了多少心，我們愈來愈強壯，他們卻愈來愈老去。「菽水承歡，何能報答！」我們用很平常的食物來奉養，其實也很難報答萬一。能這樣去捫心自思，「孝心自然疼痛」，就是說這個孝心自然而然就像泉水一樣湧出來了。甚至於父母的愛護，都在每一個細微之處，我們所戴的、所穿的、所用的，點滴都離不開父母的血汗、父母細膩的關懷照顧。

「又曰：今人不敬其長，亦是不肯反心自問耳」。能夠這麼去反思，這些哥哥、姐姐、長輩在我們成長過程，給了我們很多的疼愛、安慰、照顧。所以「但念得茫茫大造，出世幾時」，茫茫天地之間，我們來到這個世間多久了，沒有父母長輩我們能活到現在嗎？「渺渺人寰」，你看全世界七十幾億人，「同胞幾箇？」最難得的是兄弟、姐妹，陪我們人生最久。所以「幼相濡沫」，小的時候家庭比較困難，互相照顧關愛，一個餅乾好不容易得到了，幾個兄弟姐妹一人咬一口，那種情義；「老共扶持，則情誼自然肫懇」，這種兄弟姐妹之情愈來愈深、愈來愈厚，甚至於延伸到對下一代、對下兩代。

「世人細將費崔兩案」，我們世間的人細細的將費宏還有崔孝暉這兩個公案去體會、去感受，然後再將顏茂猷先生這一段話能好好的多看幾遍，隨文入觀，深深去思惟。自然，「自必一時涕泗縱橫」，就被觸動，眼淚自然流下來，這樣「真性就和盤托出矣」。

因為真性真心是本有的，就是透過引發我們孝悌之心，這個性德就開始顯露了。所以佛門為什麼叫地藏菩薩，叫開發心地寶藏？就是從孝親、尊師、尊長開發出來的。所以，「抵觸之報，又何必列？」當人能夠真正念父母兄長之恩，他就是隨順自己這個真性處世待人，那「抵觸父兄」這一條，以至於它會有什麼報應，這個就不用列了，人他自自然然就行孝悌之道。所以教學為先，從小這個真性就顯發，就不會有那些惡行。所以教育也是要及時，少成若天性，習慣成自然。

好，這一節課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。謝謝大家，阿彌陀佛！